

鲇鱼须

聂小雨 著

Nian yu xu

团结出版社

鲇鱼须

聂小雨 著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鲇鱼须 / 聂小雨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5126 - 0139 - 0

I. ①鲇… II. ①聂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3618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中门辛装订厂

开 本: 140 × 210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625

字 数: 146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26 - 0139 - 0/I · 123

定 价: 18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Contents

目录

- 鲇鱼须 / 1
- 恐惧从想像开始 / 9
- 打一角钱的酱油 / 13
- 煤建站对面的一条边 / 17
- 何家屋顶有一片亮瓦 / 22
- 晒六月与亮家底 / 28
- 泡桐树也姓聂 / 32
- 国儿的姆妈 / 37
- 在六爷家看电视 / 43
- 偷来的果子最好吃 / 48
- 陈慧英家就是董家 / 52
- 江耙子的辫子粗又长 / 56
- 达山哥再也没有回来 / 60
- 过 年 / 64
- 《东方红》 / 76

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 / 82
我们都怕何老师 / 86
等到的学费是一张白条 / 92
注滋口之旅 / 97
桃子与莫丽琼 / 102
母亲与菊花 / 107
“多余操好多心嘢” / 112
再也没见过女班长 / 116
父亲的眼泪 / 121
张八斤 / 125
我一个人的姐姐 / 129
吃鸡腿的二毛是幸福的 / 135
海魂衫 / 139
城关的同学举手 / 145
黄湖山下 / 150
再远也走不出华容 / 159
我的心每天都在出走 / 163
送哥哥起程 / 167
我们的婆婆 / 171
国华舅舅 / 180
纪念子仪 / 186
晒鲁迅故里的太阳 / 191
岳纺·父亲·末日 / 195
后记 / 205

鲇鱼须

地理老师讲过一个笑话：有个人在北京迷了路，跑去找警察。警察问那人从哪里来？那人说从鲇鱼须来。警察又问，鲇鱼须是什么地方？那人说，你们首都人民怎么连鲇鱼须都不知道？

和迷路者一样，鲇鱼须也曾是我的全部，首都人民也理应通晓一切。等到慢慢长大，我才知道，鲇鱼须之外还有华容，华容之外还有岳阳，岳阳之外还有省会长沙，长沙之外更有首都北京……鲇鱼须不过一个很小的地方，在地图上可能连芝麻大个点也算不上；而北京人也不是什么外星人，他们和鲇鱼须人一样，脑袋上只有两只眼睛，他们并不按鲇鱼须人的想像，无所不能地生长。鲇鱼须人亲切北京，因为鲇鱼须人打开课本，就能看到北京天安门闪着金光；鲇鱼须人去照相馆照相，也会站在“天安门”前面，将嘴唇翘成两弯新月；就连鲇鱼须人用的时间，也是北京时间……可是北京人课本的第一页还是他们自己的天安门，他们照相的时候也还是站在自己的天安门前，他们用的时间也是自己的时间……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，而鲇鱼须只不过鲇鱼须人的鲇鱼须。

我们熟悉鲇鱼须，因为我们还是一粒种子的时候，就游泳在鲇鱼须的气象里。当我们第一次睁开眼睛，鲇鱼须的空气、河水、

尘埃以及树林、大堤、街道，就迎接并包围了我们。在鲇鱼须狭长的河流里，我们是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。徜徉在鲇鱼须，我们安适，稳妥，贴切，自由，我们随波逐流，我们游刃有余，就像泡桐树上那一片片树叶，冬枯夏荣，春暖秋凉。尽管，鲇鱼须只有一条与大堤平行的水泥路，从南街的生资仓库到北街的粮管站，步行不过二十分钟，换了北京，也就是一条稍长的胡同，然而，在我幼小的心灵版图里，鲇鱼须幅员辽阔，生机盎然，远不像华容岳阳长沙北京，令我陡生敬畏，令我羞怯，令我不安，令我自惭形秽。唯有我土生土长的鲇鱼须，饭才香，觉才实，玩才欢，心才能着陆。鲇鱼须是我身体的一个器官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会载着它，一起遨游，一起亡命，并且，厮守终生，矢志不渝。

我几乎每天都要沿着杉树干一样笔直的街心，经过枝蔓一样的机关和厂子，镇委会、酱食厂、信用社、合作商店、篾业社、木业社、拉线厂、供销社、国营旅社，然后穿过新铺子，右拐，折向去往学校的路。这条路我们管它叫中街，是南街和北街的分界。

从南街的家到学校的路有好几条，除了走街上，还可以走堤上，走戏院子后面，走供销社旁边的巷子，而每一条又有不同的小道和拐弯，我总是随着心绪，选择不同的路和巷子和拐弯。多数时候，我会选择走街心，这条路相对较直，人多，热闹，闭着眼睛我也能走。我常常一边看书或者左顾右盼，一边闪过拖拉机，板车，小三轮，以及不息的人群，从这里穿过。

新铺子右拐，是肉食站和豆腐坊。假若时间还早，我会傍着豆腐坊的门框，看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摇一副吊在房梁下的十字架，十字架粗粗的，很牢实，下面连着一个漏斗形的布袋，乳黄

色的汁液从袋底涓涓而下，汇入静候下面的大缸，绸缎一般，悠悠地泼洒开来。至于那个动作幅度极大的男人，隆冬也着单衣，敞开的胸脯成天红扑扑的。有趣的是，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，而十字架的摇和汁液的流却无休止，犹如一场魔术。

豆腐坊背后的水塘大而清澈，无论阴晴，水面波光粼粼，有人在塘里游泳，也有一两只船在中央撒网。不光小孩，路过的大人也会在这里慢下脚步，观看渔人们收获。大的小的鲤鱼鲫鱼草鱼在水面上扑腾，阳光下闪烁银光，看客和渔夫脸上无不喜悦。待到岁末，水塘上结起厚厚的冰，晶亮晶亮，胆大的男孩在上面梭来梭去，也有的用锐器在冰面上戳一个小孔，试图捞几条鱼上来。我每每替他们捏一把汗，如果冰凌猝然断裂，那么——好在每一次都有惊无险。

水塘对面那排齐整的红砖瓦房，和学校操场边的教师筒子间一样，一间一户。传说里头住着一个公母人，男不男女不女，似个怪物。不巧的是，那排筒子间的门极少敞开，我们谁也没有见过那个传说中的人。虽然有些害怕，我们又都希望某一天能逢着，总免不了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，只想早别的同学一步，探得些蛛丝马迹，可惜终是徒劳。

过了水塘就是猪场，猪场门口有一个斜坡的水泥台子，赶生猪上车之用。放学的时候，同学们沿坡爬上一米多高的台子，一个接一个从上边跳下来……直到进入初中，我们才终止这种小小孩子的游戏。猪场的对面，一户刘姓人家的门口，种有两棵威武的柑子树，秋季一开学，树上坠满沉沉的果实，路过的同学或暗自或毫不隐讳地发出啧啧惊叹，只恨自己不能托生此户。眼看果实一天天青而金黄，细细的树枝有些承载不住，而刘家人总也不将

满树柑子摘走，好似故意馋人似的。

跨入校门之前，还得经过一个小的分岔口，这里支着一个简易凉棚。长方形的抽屉上摆满了玻璃瓶，里面盛满各种零食。无论上学，放学，还是课间休息，甚至上体育课，我们都乐意来这里溜一圈，花几分钱，买一杯瓜子，豌豆，或者几颗姜糖，几片生姜，装进荷包，边走边吃。天热时，还可以用自带的盐水瓶在这里灌一瓶粉红色的糖水。凉棚的主人是郭老师的母亲，我们都叫她郭家婆，偶尔，也会亲热地叫一声郭阿姨，那准是我们荷包空了，想找她赊点零食的时候。

不上学的日子，我也会去北街逛一逛，那里有理发店、交易所、缝纫社、茶馆、粮管站，这些建筑和南街的连成一线，依次排开，高低错落。尽管有的建筑只不过用木头搭起来，老旧而简陋，冬季一来，呼呼北风刮得门缝吱呀作响，它们却和洋铁铺的敲打，木业社的锯木，电焊的吱吱声，以及清晨的广播一起，奏成鲇鱼须街上最生动的交响。

还有那些或悠闲或忙碌的男女，嗑着瓜子，有说有笑，或叫卖生意，自得其乐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普通，微小，与鲇鱼须浑然一体。一些来自周边的乡里人，将自家的鸡鸭蔬菜挑来镇上，讨个好价钱。也有手艺人在街上租个铺面，对着来往行人高声吆喝。书摊和茶馆，则是两个极好的去处。有人大清早就过来了，花一两分钱，坐在小板凳上，一页页翻阅图书，和摊主聊聊书里的情节；或者花一角钱，端坐茶馆，听《说岳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与熟络的老馆子扯谈各路见闻，光阴不知不觉间打发了，直到家里喊吃饭才依依不舍地起身。跑惯了茶馆的人，数天半月不去，生活中就像缺了点什么，老是惦着，等到再去，必定坐上

老半天，将一向漏掉的大小新闻一网打尽，似乎那样才够本。

镇上也有一些不固定的节目，玩猴把戏便是其中的一项。隔三差五，一些河南人或安徽人，牵着几只个头不大有些嫌脏的猴子，在新铺子门口，铜锣一敲，就地开张。过往的闲人纷纷聚过来，自觉围成一个圈。猴子表演完骑单轮车或钻铁环，主人双手抱拳，说些谢谢捧场的行话，猴子也跟着主人抱拳致意，随即，在主人的牵引下，端起盆钵向围观者索要。爽快者早早备好了分币，只待盆钵伸到跟前时，往里一掷，听得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；面子薄的则不等猴子过来，便悄悄离了场，或退到稍远的地方，等下一场开演时再拢来；也有的既不想出钱也舍不得走开，场面不免有些尴尬，不过也无所谓，笑笑便过去了。

开交易会的日子，街上更是水泄不通。供销社临时搭建的油布棚，从南到北，占据多半个街心，汽车拖拉机板车只能绕道而行，或者干脆歇上一段。久未出门的姑娘婆婆，以及邻近的乡里人陆续结伴赶来，一摊一摊地逛，丝质被芯，绣花枕头，上海毛毯，削价的确良，翻皮鞋，牛轧糖，洋铁桶，镬锅子……无论春夏秋冬季商品，吃的用的，或是平常买不到的，这会儿一应齐全。流连于琳琅的新货旧货，合计着口袋里的银两，权衡着划算不划算，约好的回家时间不得不一推再推。返程路上，满载而归的人们，个个欢声笑语，怪只怪身上的钱不够，遗憾只待来年弥补。

鲇鱼须的这些景致，古朴而趣然，构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每当想起鲇鱼须，它们便会倏地从我脑海里蹦出。

此外，我还知晓镇里每一扇门后的家长里短，大人小孩，大名小名还有诨名，大人在哪上班第几个孩子上几年级；谁家出点

状况，第二天全镇都在议论，仿佛有人在高音喇叭里广播了似的。不知怎么，镇上总有吵不完的架，夫妻之间、邻里之间，甚至兄弟、父母儿女之间，有时吵不到几句，就开始动粗，以致升级为挥拳抡棒，不可开交。架吵得如此激烈，却又如此直接，抛弃了指桑骂槐，连阴谋也是明晃晃的。越是看的人多，上去解交的人多，双方越是打骂得起劲，一时间，场面蔚为壮观。我常常从腿缝里挤到最前沿，双目睁得天大。那时说不清是看西洋景还是幸灾乐祸，我的心情简单又复杂，既害怕看到头破血流的惨状，又分明愿望目睹更血腥的事态。直到夜深，我还在黑暗里辗转，琢磨吵架的情景和背后的是非。待到稍大一些，这种心理延伸驱使我想弄清街上的各种消息和谣传，尤其大人们有意躲闪的情节。

母亲的女同事们常来我家喧野白（闲聊），喧着喧着母亲就叫我到别处去玩，还说，小伢儿不要听大人说话。凭经验，她们即将进入隐秘的话题。我乖乖地跑到一边，佯装自顾自玩得投入，耳朵却张得老尖，细听她们窃窃的碎语，之后拼凑成自己的猜测。厂长和质检员的事，就这样钻入我的耳朵。难怪质检员好一阵子不来家里玩了。从她们越压越低的私语中，我判断着事情的虚实与轻重。类似的事，常常被传得满城风雨，与当事人最近的那个人却毫不知情。显然，质检员的丈夫蒙在鼓里，他和从前一样，碰见厂长，尊敬地装烟，拘谨地问好。我不由得对那个小个子男人生出丝丝同情，几次想跑过去暗示点什么，又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去伤害一个无辜之人（我以为，那无疑是一种伤害）。

我并非天天见到质检员的丈夫，见不到的时候，此事便束之高阁，暂且被我遗忘。那时候，快乐还是极容易获得的，早上陪父亲上街买菜便使我倍感欣然，我的任务是负责提篮子。一路上，

父亲遇到许多熟人，有的还指着我问父亲：么姑儿吧，都这么高了。我于是冲他们微笑。那一刻我是骄傲的，因为父亲的受人尊敬，带给我某种虚妄的荣耀。鲇鱼须的居民大多是手艺人，另外有些像母亲一样，在集体单位做事，典型的工人阶级。父亲以教书为业，祖上又在镇里开过聂裕和国药局，是鲇鱼须的根脉，不像外地调来的老师，吃住在校园，根本不认得几个鲇鱼须人。父亲不仅是镇里人的老相识，也是在北京念过大学的知识分子，街坊们遇到什么事，都喜欢找父亲评评理求个主意。买好菜，我一个人提着菜篮先回，父亲双手背在后面，踱着步，与各色人等嘘寒问暖。有时候菜买得多，满满当当一篮子很沉，我走走停停，得歇上好几回。然而，我从未因此怪怨父亲，也不指望父亲帮我一把，在我的意识里，父亲不是提菜篮子的人，我难以想象父亲提着菜篮，匆匆忙忙或者邋邋遢遢，同那些过日子的男人一样，走在马路上。父亲理应是精神的，享受的。何况，我每次提菜，父亲都会给我买个包子，饺子，或是发糕，我边走边嚼，从而忘了提篮子的劳顿……

无人管束的暑假最是无忧无虑，也是我最期盼的。暑假一到，不一样的生活就拉开序幕。暑假作业倒成了分外之事，炎热的夏天，在太阳底下和伙伴们一起打波，板炮，滚弹子，捉蜜蜂，拨蝉壳，嚼冰棒，是白天的主题。午觉是免了的。当太阳西下，孩子们比赛似的，纷纷回各自家里参与劳动。先在禾场上拂几盆水，压压尘，然后用竹扫帚打扫，完了将垃圾堆在堤边上焚烧。禾场上干净了，便将竹床和躺椅抬出来，抹净。竹床抬出来之前，我事先爬上竹床，在中间仰面躺好，等待哥哥和姐姐连着我抬出去。随着竹床一高一低，我的幸福徐徐蔓延。年龄小的帮不了家务，

便寻得几个同样无事可做的玩伴，聚在竹床上下跳子棋，走翻翻棋，打收收牌，或者拉长天线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广播。向晚时分，女孩子们用湿毛巾擦净床上的蔑席，赶尽蚊子，用夹子将蚊帐锁紧，然后开始择菜洗菜。男孩子们则结伴去河里挑水，一般要五六个来回，水缸才能装满，之后用竹制的明矾筒在水缸里画圈，等水清了，开始淘米煮饭。等到父母下班回来，只需将洗好的菜炒一炒。饭菜都熟了，禾场上支起一张饭桌或一条高板凳，夜饭正式开始。父亲爱喝酒，小方桌上备好了下酒菜，相比那些天天白菜萝卜的餐桌，我们家算是有荤有素。尤其能满足我幼小的虚荣的是，我们家还有一台牡丹牌落地扇，它任劳任怨地为一家人驱赶炎热，羡煞过身的路人。

这样的生活平淡而真实，我感受不到什么忧伤。直到七八岁的时候，听说父亲要调离鲇鱼须，去县一中任教，我的失落和留恋竟然汹涌而来，素不求人的父亲更是三天两头往县里跑，一遍遍向局里解释，说明，推辞，最后硬是留在了镇上，全家人就像缴获了一次胜利。小船重新靠岸鲇鱼须，少了一份忘形，多了一份珍惜。等到父亲再次调至县城，是几年之后的事。

恐惧从想像开始

一个春天的夜晚，或者说，我愿意把它记忆成一个春天的夜晚，从未有过的恐惧在我愉快的一刻突然降临，开启了我生命中的想像之门。

五岁之前，我们住在鲇鱼须中街，家门口就是街道，早上打开门就可以买菜。我五岁那年，我们家所在的位置要改建国营旅社，整溜十多户都须拆迁。隔壁张宝婆一家，积极响应号召，早早将三间屋拆了，于是，我家西面剩下一大片废墟。由于我家堂屋的墙壁由篾片和泥灰糊成，而壁上的泥灰几近脱净，光留下一条条篾片，因此站在堂屋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外面的废墟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有一件浅蓝色灯芯绒夹衣，圆圆的小翻领，胸前绣一排小红花，它是最合身的一件外衣，银喜舅舅送的，我十分喜欢。那天晚上有着很好的月亮，我正是穿着这件夹衣，蹦蹦跳跳，和母亲看完电影回来。母亲开门，我随母亲跨进堂屋。一进屋，我就看见废墟上，一条长长的黑影，傍着尽是漏洞的墙壁。我猛然一惊，愣住了，指着黑影，嘴里一个字也发不出。“杨疯子。”母亲并不开灯，边说边往里屋走。我独自留在堂屋，立在原地，屏住呼吸。黑影背靠墙壁，我看不到他的脸，也看不清他的任何部位。黑影一动不动，大概是睡着了。我不敢伸手拉墙边

的灯，我怕突然的光线搅扰那个黑影，我怕黑影倏地转过来，发现正盯着他的我。我甚至下意识地捂住嘴，生怕喉咙走火，冷不丁发出一声尖叫，岂不将自己暴露！我直想赶快逃，逃到里屋，逃到母亲身边，可是不知为何，我的双腿像是钉在地面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方才苏醒，于是紧盯住那个黑影，双脚轻轻轻轻地一点一点向房里挪。

我趴在房门后面，从门缝里瞄那个黑影，与此同时，漫无边际的联想在我心中肆意翻涌：黑影揪地坐起，穿过千疮百孔的墙壁，张牙舞爪向我扑来；我失魂落魄，拼命呼喊，可是谁也来不及救我；黑影将我夹在腋下，疯狂奔跑，欲将我扔进大河，可临到河边，黑影又改变主意，要将我撕成碎片，一块一块送进狮子般的大口里……我几乎穷尽所有最残忍最可怖的想像，越陷越深，浑身越发疼痛，五脏六腑都要跳出来，呼吸就要停止……然而，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，又迫使我拼命控制，再控制，告诉自己这一切不是真的，我甚至作好了随时奔向母亲的准备。而那个黑影，始终躺在原地，连身都没有翻一下。

记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。那个春天的夜晚，有母亲、电影，有灯芯绒夹衣、破烂的簾壁子，有白月光、堂屋、房间，我牢记的却是恐惧，一场想像的恐惧。进门时母亲为什么不把灯打开？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拉我离开？哥哥姐姐上哪去了？我为什么不选择呆在母亲身边而是密切关注那个黑影……这一切似乎促成了这场恐惧的入侵。事实上，那个夜晚什么也没有发生，簾壁子后面的杨疯子或蔡爹，也许正做着甜甜的梦。谁也说不出这个夜晚和平日有什么不同，唯有我的心一直悬着，惦着外面的动静，惊了一夜，历了一次想像之险。这次历险成为我生命中最初且最深的

记忆。

当白昼来临，一切回复成原先的模样，夜晚那些无端的想像到底由何而来，我甚至怀疑，夜晚那些发生是否真的。在街上，再次见到杨疯子和蔡爹，我只是绕开几步，并不觉得害怕。本来，他们也不算什么疯子，鲇鱼须人喊他们疯子，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叫法。他们衣衫褴褛，头发长且乱，天天在街上走来走去，或者坐在路边歇息，晒晒太阳。他们并不端着盆钵挨家讨饭，逢上吃饭的时间，谁家都会给他们一碗。我从没见他们发过疯，也没见他们做过什么神经失常的事，顶多算两个叫花子。

其实，从母亲不停的忙活中，我多少能确定我的恐惧是一种自扰。假如真的危险，就算母亲再粗心，也不可能不替小小的我想到。张宝婆一家拆走已有些时日，杨疯子睡在那片废墟上大概不是头一回，他完全可能晚上来，在我起床之前走。早起的母亲想必见惯不怪，否则她的语气不会那么肯定。说到底，我自己也是有所准备的。我藏在门后，留意着母亲的行踪，一旦有情况，我会向母亲冲过去。我既害怕那个黑影，又被那个黑影深深吸引，想探知对方的一举一动，弄清自己的处境。就算逃到母亲怀里，我的心还会留在簷壁子以外。我想，当一事物带给你的刺激大于危险的时候，你往往会选择前者，不管你是五岁，还是十五。

自扰的恐惧、立意的清醒、无边的矛盾，正是在那个春天的夜晚进驻我，自此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多年来，它像一个魔咒，死死地箍住我，令我动弹不得。

或许，我的恐惧并不全因杨疯子，而是一个想像中的真的疯子，以及真的疯子可能强加于我的伤害。杨疯子的人侵仅仅是个开始，对于入侵后各种狰狞的想像才是我的惊心动魄，它远比现

实中经历的恐惧强大百倍千倍，它随时随地，它无孔不入。而想像又从心开始。心是个谜，时而疯狂，时而平静，飞来飞去，飘忽不定。想像才是个真的疯子，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是什么样子，这种不可预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。它可能源于一条蠕动的毛毛虫，一只夜半吱吱的老鼠，一具笔挺的亡灵，一张死者的遗照，或者一个人的黑夜……关于黑夜、疯子、死亡，我只是道听途说过它们的背面：黑夜对阴暗产生掩盖和保护，魔鬼和小偷会选择黑夜下手；疯子不受大脑的控制，面对精神病患者，法律也束手无策；死亡之时，一切念想就此斩断，它可能令一个人历尽折磨……这其中任何一种，对付我，绰绰有余。